

周伯乃筆耕碩揚譽國際

● 藍蔚台 (彩色圖照刊第十頁)

與姑媽同列國際名人錄

廣東五華是窮鄉小縣，唯人才輩出，清朝時有武狀元李威光，文有榜眼曾瓊菲。滿清末年更有軍醫之父徐華清，其高超的醫術，在御診慈禧太后的乳房時，並主刀切除乳癌，授欽賜一品頂戴。民國以後，有穿越天際之空軍上將魏崇良及國際體壇稱譽的足球王李惠堂，更讓五華名聲遠播。接著，江山代有人才出，有姑姪兩人，前後享譽國際文壇，先有韓素英（原名周光瑚現旅居瑞士），連獲多項國際文學大獎。後有其姪周伯乃，首

於一九九七年被編入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名人錄 (INTERNATIONAL WHO'S WHO IN POETRY AND PO-

的距離，此間是經過一番艱苦奮鬥的歷程，若他只是依著學校所學的電機

ETS' ENCYCLOPAEDIA P.69)。二〇〇四年五月廿二日再榮獲美國共和黨亞裔黨部總部頒贈「卓越成就獎」(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)

，絕無如此的榮譽與成就。一九五五年空軍通校畢業後，被分發到空軍新竹機場服務。當時，負責管理電子器材，及無線電機的修理，工作輕鬆，上一天班休息一天，周日還有輪休。或因為工作輕鬆，讓他覺得如此人生

，表彰其多年來對文學和文化交流的卓越貢獻，這是中國人獲此榮譽的少數人之一。

意義不大。在下班後，他上補習班補習數理化課程，準備再考大學。幼時

揚名國際文壇的周伯乃，很難想像他是畢業於空軍通信電子學校（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前身），主修電機，

在家鄉水寨，他只完成中小學校教育，對於未能按部就班的讀書，總是耿耿於懷。

與他現今文學上的成就，有著相當大

除了補習功課，在新竹基地有一

藏書極多的圖書館，幾乎是他工作以外，第二個駐足之所。從此每天浸淫在三〇年代作家的作品和世界名著，一本接一本仔細的閱讀，並著手作筆記，就這樣短短數年，圖書館裏有關文學的書，他幾乎閱遍了。那些讓他著迷的書，開啟了他的文學思潮，亦開始寫短篇小說、詩，因此而認識了「竹風報」主編應公度，及本名張明珠筆名紫藤翻譯小說家。從此三人經常聚會，擺龍門陣、喝咖啡、聊文學，成了他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。他看到原是畫家的應公度及飛行官出身的張明珠，都能在文學的領域上，開闢天地，隨之下定決心，將電機放棄，積極轉攻文學。

在文學基礎上向下紮根。當他再接觸古典文學時，憶起父親小時所教導的唐詩、宋詞，還有叔祖父周郁吾所指導的古典文學，更愛看的武俠小說。事實上，周伯乃的叔祖周郁吾，在滿清末年就是個秀才，文學底子豐厚，幼時的教導，早已打下了良好的國學根基。這時深入探討文學，讓他很快的進入另一個領域——新詩和文學理論。除了工作，寫作投稿，成了他生活上經濟的另一項主要來源。一九六〇年五月廿一日與妻陳夏江結婚後，生活困苦，靠的就是這些稿費。當時，在台中「文苑」雜誌寫專欄，談的是現實主義。主編蔡興濟教授對他十分禮遇，每月固定給二百元稿費，正是他與妻整個月的房租費。早年軍方的待遇差，生活上捉襟見肘乃司空見慣，周伯乃就是不停的爬格子，一字又一字努力的寫。除了自己寫，老婆亦幫忙、校稿。兩人在家居然可以不

說一句話，卯起來各人寫各人的文章，同樣的寫到廢寢忘食的境界。有一天，夫妻兩人已埋頭苦幹爬了整天格子，飢腸轆轆不約而同的走到廚房找東西吃，這才發現彼此雙方的存在。有趣的畫面出現在家中廚房，兩人各捧著肚子，大笑對方好似餓鬼投胎。

勤讀勤寫文名大噪

周伯乃到了一九六四年以降，「新文藝」月刊主編朱西甯邀其寫「現代詩欣賞」專欄；張肇祺邀其在「國魂」月刊寫專欄；楊品純（梅遜）邀其在「自由青年」半月刊撰寫「新詩入門」；繼而穆中南邀其在「文壇」月刊撰寫封面作家評介。周伯乃同時又被小說家吳東權邀其在青年戰士報（現改為青年日報）週五寫方塊，週日寫小說評論，至此周伯乃文聲大噪，各方邀稿不斷。當時，一個月至少要寫六萬字，搭車時間他都不得閒，必須看稿、校稿。因此，也養成他早上六時

至十二時寫稿，其他生活交際應酬都安排在下午及晚上，而晚上很少熬夜。這段期間，正是他創作最豐碩的年代。並對「全向文學式面叢刊」當聯合十九六八年對周伯乃來說，又是一個人生大轉折。這年「中央」半月刊改版擴大變為月刊，該刊由詩人、劇作家翟君石（鍾雷）任總編輯，邀周伯乃寫稿，未幾周伯乃受知於蔣介石辦公室主任、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秦孝儀，進入國民黨中委會秘書處，主編「中央」月刊文藝欄。及配合海外讀者，又開辦「中國」雜誌主編英文版。此時，打從他一九六四年三月出版第一本「論現實主義」，接著又推出「廿世紀的文藝思潮」，到該年十月的「孤寂的一代」，已前後達七本書了。短短的四年，七本出版品，若非文學根基紮實，不是一般作家可以完成的。

一九七五年先總統蔣公逝世，國民黨中委會借調台大文學院院長陳奇祿博士為副秘書長，周伯乃調任機要秘書。次年，再隨陳奇祿調行政院政務委員會室擔任秘書（時蔣經國先生任行政院長）。並任「中央日報」副刊執行編輯，歷八年之久。同時，也在香港「文壇」月刊、「大學生活」、「中學生」週刊、「星島」日報、「香港」時報、及中國時報前身「徵信新聞報」寫專欄，凡國內外各大報，都可見周伯乃的文章，長期以來不斷的撰寫新作品發表，是他寫作最豐碩的年代。

這段其間，不管是擔任「中央日報」副刊執行編輯，或跟在陳奇祿身邊，他都得到不同的啟示。一個人的成功絕非偶然，歷經千錘百鍊是必然的。陳奇祿說：「讀書要專要精，才能有所成就，譬如我是研究台灣土著文化，我不僅在山地實地做調查工作四、五年之久，且在圖書館苦讀十數年，我將畢生的精力都付諸於台灣土著文化的研究。所以，在這方面我是專家，成為國際上的權威學者。」當年陳奇祿的一番話，使周伯乃如刻鋼板般印在內心裏。在中央日報副刊時，名作家孫如陵給他又是另一啟示：「當一名夠格的編輯，在改動別人的文章時，必須有所依據，那怕一本小字典，或舊書，都是前人的經典、證據。」的確前輩們的經驗發人深省。

追隨陳奇祿一段奇遇

一九八二年，行政院成立文化建設委員會，陳奇祿掌首任主任委員，周伯乃再隨之調主任委員辦公室機要秘書，輔弼主任委員，從事多項文化建設，並兼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會專門委員，國家文藝基金會總幹事。與陳奇祿的結緣，實屬機緣。在陳氏初調國民黨副秘書長時，中央研究院中美研究所副所長朱炎博士極力推薦，就這樣一路跟隨陳博士，為國家文化建設推動戮力，這是周伯乃從未想過的人生際遇。

至情、重義、豪邁，是周伯乃的性格，而他的情感全融進其作品的字裏行間，並讓讀者產生共鳴。「夢迴長樂」是周伯乃自剖式的散文集。談故鄉、寫思父、念母，字字生花賺人熱淚。而他與妻陳夏江近半世紀的姻緣，在一九八一年的自選集中，「萋萋芳綠千里」、「天遠水長流」兩篇文章裏，彷彿描寫的就是與妻的情愛，那種「永生永世也不能變」的愛。

「詩是文學中的精華」，會走向新詩這條路，周伯乃表示，實在是喜愛詩的情感與真摯，他認為詩人創造一首好詩，固然不易，而讀者要想瞭解一首詩，也同樣不易，必須具有詩人同樣的智慧，和詩人一樣苦心焦慮，始能挖出詩裏的內涵力，對讀者做一橋樑；這期間受名小說家王璞之邀，繼續在「新文藝」月刊撰寫「現代詩欣賞」，周伯乃精心描述如何對現代詩的欣賞，並詳細剖解詩的具象與抽象，外涵與內涵，及詩與人生的意

義等等。

談到現代詩的發展周伯乃說，它起源於清末同治十二年的舉人黃遵憲。只因「人各有面目，正不必與古人同」的觀點，開創了新詩之路，以及胡適的「嘗試集」，首開新詩先河繼而有徐志摩、朱湘、聞一多、饒孟侃、林徽音等人的「新月派」；李金髮、汪竹銘等人的「象徵派」；郭沫若、王獨清、馮乃超、穆木天等人的「創造社」，以及戴杜衡、施蛰存、戴望舒、紀弦等人的「現代派」……等等。這些詩派，有的承襲英國、法國的浪漫主義風格和表現技巧，有的則模仿法國象徵派和頹廢派的描寫方式，林林總總開創了我國三十年代的新詩里程。至而詩從至情至性的情愛，演變出「詩人報國」的轟轟烈烈的抗戰詩歌，又是一個新詩的里程，在一九三七年對日的戰爭爆發，一群熱血的詩人，他們奮勇奔向了最前線，為國家民族的自由而獨立之戰爭，寫下

了血脈賁張的謳歌，他們的詩歌好似一團團熊熊之火，燃燒著每一個人的心靈。在此時的新詩，幾乎一致是火力全開的抗日戰爭，為的是喚起大眾的同仇敵愾。那些熱血奔騰的青年詩人，在街頭，在群眾聚集之地，大聲的朗誦自己的作品，來喚起全國同胞參加救亡圖存的抗日戰爭。詩人們表現出從所未有的雄偉氣概，將柔情轉為豪邁壯健的力量。他們推翻了昔日「的創作法則，以「街頭詩」、「傳單詩」的方式投入全面的抗日戰爭，清楚記錄了文人慷慨報國的史實。在國難當頭時，詩人站在最前線，為國家、民族喊出激勵民眾的心聲。周伯乃明確的說，詩人以精練、簡潔的文字，抓住人們的內在意識，詩人奮起救國，就是中華民族永恆屹立的因素。

新詩的演變歷程，前大華晚報採訪主任程榕寧小姐，在其主持該報「讀書人」專欄，曾請周伯乃談有關新詩的問題。此一專欄竟談了長達半年

之久，從新詩的起源、發展，到二〇、三〇年代的轉變，最後論及六〇年、左右中國新詩動態及詩壇軼聞等等。

周伯乃一直不停的寫詩的評論，前後超過五百萬字，對現代詩的詮釋及發展，是具有極大貢獻的。他認為，時間與人類是永遠走在追逐線上，今天的存在成為明天的歷史，明日的歷史成為後天的歷史，只有未來才是可塑造的歷史。一個詩人能否成為歷史的創造者，完全取決於他所創造的詩，能否成為歷史證言，能否代表他那一時代的代言人。

文學評論大為暢銷

而他另一項文字工作，就是「文學評論」。周伯乃在「情愛與文學」書的自序裏，開宗明義的寫著，寫詩要用情，寫散文要用愛，寫小說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。惟有寫評論，無需用情、用愛，更無需豐富的生活歷練，但必須要有冷靜的理性，和客觀的

態度。更重要的是要有美學和哲學基礎。「孤寂的一代」是周伯乃在「文壇」月刊上評介世界傑出作家的書，這本書在一九六八年擠進十大暢銷書排行榜，後來還有二版、三版……：最後竟高達卅四版，在出版史上創下輝煌紀錄。他論海明威，也寫悲慘的捷克大文豪卡夫卡等，字字珠璣。尤其對海明威的長、短篇作品，均無法逃過周伯乃的筆下論斷、分析。周伯乃說，文藝評論最能表達作家思想，對作家生命歷程、思維的轉變，做詳細的論述。在「孤寂的一代」書中所評

介的大家，有些尚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，後來一一得到至高的諾貝爾文學大獎，可見他對文學作品的判斷力與洞察力是非常銳敏的。

寫新詩，也寫散文的周伯乃，謙虛的說自己沒有創作才具，只好苦讀別人的作品來滿足自己喜愛文學的心靈，這也是他投入評論文學的主因。對於文學的批評，周伯乃從不堅持某

種法則，或固執於自己的見解。他認為文學批評是導源於對文學創作的鑑賞，與研究的需要，所產生的一種回顧與前瞻式的自覺歷程。它不僅對文學作品本身具有嚴肅的評鑑功能，而且對作品相關的歷史、作者背景、創作環境，甚至社會型態、民族淵源、人類發展，都有極密切的關係。當他從事一部作品或一首小詩的評論時，都會蒐集一些相關資料，平心靜氣地將作品和相關資料研讀再研讀。最後才下筆評論。且在評論過程中，儘量做到超越個人情感與情緒之外，做客觀的論述。別小看這「論述」，如果果不是博覽群書，心思細微，稍有洞察得不够透徹，都會引來讀者的撻伐。所以，他在評論歷程中，有其美學與哲學作基礎，嚴肅地評介作品。

周伯乃就是如此執著的栽進「評論文學」，但他始終說不出比較恰當的理由，來解釋所以會喜歡「評論文學」的原因。不過，他萬分感激他的

學」的原因。不過，他萬分感激他的

摯友蔡興濟教授。當他沉迷於新詩創作時，蔡教授是唯一促使他從事文藝理論著述，積極的鼓勵他寫文藝論評。並建議他多方面接觸美學、哲學方向的著述，還邀他到輔仁大學中文系主講「存在主義與文學」等。周伯乃第一部文藝理論「論現實主義」，就是蔡教授所主編的「文苑」月刊上連載的。對於文學的探討，周伯乃是非常有系統的作學問，他將西洋文學潮流一一的解剖在他的著作裏。除了「現實主義」文學，還有「自然主義」文學，「浪漫主義」文學，「象徵主義」文學，「現代主義」文學等，及廿世紀的主要文學「存在主義」，都有極深入的研究，並作系列的評介，引起國內文藝界的重視。近百年文學上的演變著實複雜，生活上的點點滴滴，及社會百態，都牽動著文學。

對卡夫卡很有研究

在周伯乃出版的「近代西洋文藝

新潮」這本書裏，清楚的說明文學上的流派起源與演變，比如「現實主義」，是對於人生的一切外界事務，栩栩如生地實在描述下來，給人們產生一種真實感。其文儘可能表現事實真相，忠實的模仿，忠實的複製。談到「存在主義」他強調，不能不論及沙特及卡繆以及卡夫卡等人（周伯乃有一部專論卡夫卡的著述）。法國的沙特，這位在上一世紀留名的人物，即是文學家也是哲學家，世人更說他是廿世紀法國文化的埃菲爾鐵塔。一九〇五年出生巴黎的沙特，二歲喪父，母親初帶著他投靠外祖父後再嫁，他隨著母親入繼父家，十七歲時離家開創自己的人生。當他在一九六四年得諾貝爾文學獎時，竟「拒絕接受」。直到一九八〇年與世長辭，他的「存在主義」仍在世人心中激盪不已。「存在與虛無」是沙特「存在主義」的代表作，他說：「人不能藉口開脫自己，不能把責任推給神明或人性，這

麼做將會構成自我欺騙，或謂「壞信念」。對現代人物有很多啟發性觀念的沙特，他認為「存在主義」是一種樂觀的嚴肅」；其中樂觀的訊息就是「人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」。這位馬克斯的信徒，窮其一生將「存在主義」發揮得淋漓盡致。與介紹博覽群書的周伯乃，秉持「文章經世，開卷有益」的初衷，期以生活與理論並括，學術與通俗結合，傳統與現代兼顧，理性與感性融匯。一本接一本的推出他的著作。自一九六四年三月至一九九八年四月前後出版廿七本，含括文藝評論、小說、散文、雜文等等。加上早年報章雜誌的專欄，總計寫稿超過千萬字以上。在行政院文建會四年多，算是他出書最少的階段，只有一九八四年的「情愛文學」與「幾度寒林孤路」兩冊，當然跟他的工作有關。一九八五年調革命實踐研究院專員，兼聯誼組長，負責結業研究員聯誼等工作，亦兼「實踐」

雜誌總編輯。在此期間，曾二度借調國民大會秘書長辦公室任專門委員，負責議事及審稿工作。極得當時任秘書長的何宜武、朱士烈、陳金讓的賞識與倚重。一九九〇年後受聘「世界論壇報」副社長兼副刊主編。二〇〇〇年二月受聘中國文化大學董事會秘書。也因為文學作品不斷的推出，一九七〇年就獲得中國文藝獎章，及國軍文藝金像獎。這些獎項均是國家最高的文藝獎章。一九九四年再獲教育部詩教獎，表揚其多年來致力推行中華文化，弘揚詩教有功。在國內多次得獎後，讓國際人士受到矚目，一九九七年被編入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名人錄。二〇〇三年又獲美國帝舜文化國際大學頒贈「四維八德」獎章，同時受聘為美國帝舜文化國際大學教授兼台北代表。

美共和黨頒卓越成就獎

華文名揚國際的周伯乃在文學的領域

上，著實有其超人的智慧。由於其文學上的卓越成就，河南開封大學曾聘請為董事兼客座教授。國內具有相當學術性的財團法人道藩文藝中心，聘他為副董事長兼主任，輔弼陳立夫董事長處理會務。中國詩歌藝術學會，更推舉周伯乃為理事長。對於文學和新詩，他就是說不出為何深深愛上它們的理由，在人生的歷程中，文學佔據他許許多多的時間，他浸淫徜徉其中，樂不知返。在二〇〇四年五月廿二日，一項國際聞名的大獎又頒給了周伯乃。那是美國共和黨亞裔黨總部頒授「卓越成就獎」(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)，這個由美國共和黨四位總統福特、雷根、老布希、小布希，共同署名的獎，意義非凡，表彰其多年來對文學和文化交流的卓越貢獻，這是中國人獲此榮譽的少數人之一。最近英國名人傳記中心又推介為「二〇〇五年一百個尖端作家」(TOP100 Writers)。

業出生於嶺南粵東一個小山村裏的周伯乃，在古老又貧瘠的竹頭塘村「生於斯長於斯」十六年後，終於灑淚別離了故土，漂洋過海來到台灣這塊陌生的土地。歲月流雲，逝者如斯。在台灣的幾十年，周伯乃從無至有，擁有了自己的溫馨家園與輝煌事業。總歸一句話，他是從苦難中成長，艱難中奮鬥掙扎，才獲得如此成就。套句俗話，成功決不是偶然，他的努力、奮鬥和機緣，是造成周伯乃的最大潛力。人生如此，幾乎已無大憾矣。然而，對於文學來講，他認為那是無止境的，已經過了七十歲的他，仍豪氣萬千。堅持其寫作的理念，寫評論、散文、詩。現今仍在研究現代詩，未來還要出版相關的評論。而最大的未來計劃，就是撰寫「現代散文研究」，雖已有構想，唯內涵十分龐大，牽連頗廣，已著手蒐集資料，仍待努力來完成它。我們拭目這本巨著的出版。